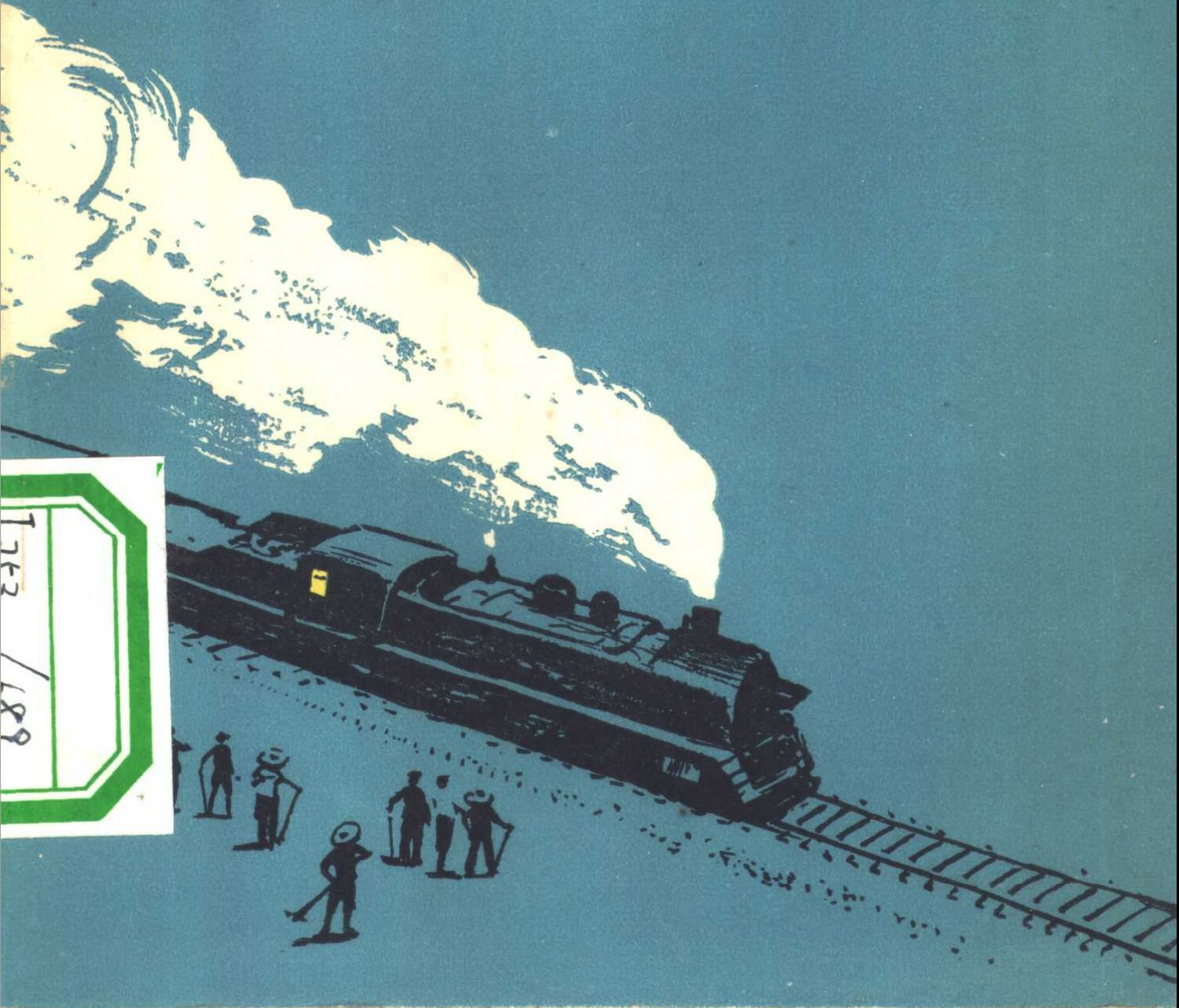


# 列车在前进

記孙家养路工区

楊烜 罗烽 著



# 列車在前进

记孙家养路工区

楊烜 罗烽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65年·沈阳

## 內 容 提 要

孙家养路工区，是全国铁路系統的一面紅旗。

本书报道了孙家养路工区职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十六年如一日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，艰苦奋斗，勤俭建国的方针。經常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，不断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。在生活上提倡艰苦朴素；在工作上以高标准要求自己；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，頂得住，站得穩；在科学实验中，发挥了刻苦钻研的創造精神。因而使他們所負責維修的十公里綫路，一直保持了最优质量。

他們强烈的革命精神，是我們学习的榜样！

## 列 車 在 前 进

記孙家养路工区

楊 炬 罗 烽 著

☆

---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 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1092毫米 3/4印張·57,000字·印数：1—55,000 1965年7月第1版  
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：10158·419 定价(5)0.24元

## 目 录

北京归来.....	1
重 担.....	5
让綫路翻身.....	17
第一个零分以后.....	28
革 新.....	38
活外活.....	49
格上格.....	59
阶級教育.....	68
熔 炉.....	80
在天安門前.....	92

## 北京归来

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，从锦州开往郑家屯的311次旅客列车，在大（大虎山）郑（郑家屯）线新兴隆车站停稳以后，从车厢里下来一个人，他穿着一套藏青色的铁路制服，背微微有点驼，但却迈起矫健、稳重的步伐，向站北的孙家养路工区走来。他一会儿走在用碱土垫过、用石碾压平的光洁的路肩上，踢踢从路肩上滚下来的石碴，一会儿又走在轨道中间的枕木上，细心地观察着线路的质量，一会儿又用鞋后跟敲敲垫板。从他那些细小的动作中，可以看出这人不单象是线路工程的内行，而且象是这段线路的主人。等走近工区了，不知谁亲切地喊了一声：

“呀！是咱们于工长回来了。”

党支部副书记孙满同志迎了出来，作业班长王福阁和老工人韩文、景蔭章迎了出来，一群年轻人也吵吵嚷嚷地迎了出来。家属们也都踉踉地跑来。他们一下子把于万贵紧紧地包围起来，几十个人都发出一个亲切的声音：

“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好吧。”

“毛主席身体很好！”于万贵兴奋地回答着。“我看得

可清楚啦，毛主席滿面紅光，身體很健康。有的外國朋友說，毛主席這樣健康，不但是中國人民的幸福，也是世界人民的幸福呀！”

于萬貴越說越激動。確實，二十多天來，他作為遼寧省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之一，到北京參加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過程中，思想起了很大變化。他覺着心胸比以前開闊了，眼光看的更遠了。在這短短的時間里，他不止一次地回想過往事，描繪着三十年、五十年以至幾百年的遙遠的未來。他從自個的一生，聯想到工區的每一個人。他什麼時候也沒有象現在這樣，心里有很多話要說。不管從哪開個頭，他的話都會象決堤的河水，傾瀉不盡。所以，當流露着無限喜悅的工人和家屬們，簇擁着他走進工區的小房里坐下後，又滔滔不絕地講起來：

“同志們，我這次到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，看到了許多先進人物，咱們和解放軍、大慶、大寨的革命精神來比，還差得很遠哪！”

他稍稍停息了一下，又說：

“大伙在家都看到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了吧，周总理說：‘現在，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，工農業生產已經全面高漲，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全面好轉，並且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。’周總理還說：‘一九六五年的主要任務就是，在更加深入、廣泛地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，大力組織工農業生產的新高潮，完成國民經濟調整

工作中某些尚未完成的任务，并且为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。’同志们，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，我们的思想和工作必须跟上去。今后我们必须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，深入开展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。”

于万贵同志接着又说：“同志们，咱们千万不要忘记，咱们过去都是干什么的？可不能忘了啊，咱们是放猪的！是扛大活的！咱们工区十八个人中，十二个人给地主、富农当过长工，有十五个人出身于贫雇农家庭。就拿我于万贵说吧，在旧社会结婚的时候才买过一领炕席，借了一双鞋穿。一条破面口袋改的裤子穿了三、四年。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，我们能有今天吗？我们能有现在这样好的为祖国、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吗？不能，这一切都是由于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，这次咱们工区的人能够被选上人民代表，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这是党和人民对咱们工作的莫大鼓励！可是我们对待问题得一分为二，咱们工作还有很多缺点，远远不能满足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和希望。现在国内外革命形势这么好，咱们工人的责任可不轻呀！……”

于万贵激动地说着，大伙注意地听着，每个人的心里都坚定地表示：“党啊，我们坚决保证，为了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，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，我们工人阶级坚决跟党走，就是赴汤蹈火，我们也在所不辞，一定把革命进行到底。”

他們就是这样的人：不論在什么时候，都能严格要求自己，永远向前看，从不滿足过去的成績。

难道他們沒有成績可談嗎？不，在这个工区里，从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开始到現在，已經有五千八百多天沒有发生过任何事故了。在这五千八百多天的時間里，和錘子、撬棍、鎬头、铁道、火車打交道的人，就沒有个砸伤磕破的时候？可他們沒有，这需要多么細心，多么認真！綫路质量的好坏，是以軌道檢查車上仪器震动出来的分数作标准的，分数越多质量越坏，而这个工区从一九五四年第一季度到一九六四年的第四季度，整整四十四个季度里，有三十八个季度保持了零分的最优秀的成績，其他六个季度虽然出了一点分，都是在九分以內，也沒有超过优良的标准（十五分以內为优良，三十分以內为良好）。为了保持这个最优质量，这个工区的职工們，不知付出了多大的力量，克服了多少困难。但是，他們从不夸耀这些，仅仅把它看作是铁路工人应做的工作，对党对人民应尽的責任。

## 重 担

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八日。

最后的几声炮响，彰武县城解放了。可是，战火并没有熄灭。有的碉堡还在燃烧，有的仓库正冒浓烟。这一队解放军在打扫战场，押送俘虏，那一队解放军又马不停蹄地向锦州、向沈阳挺进了。

这时，从后方过来的由铁路职工组成的抢修大军，已经抢修到孙家养路工区管内的线路上。随着抢修队伍后边开着一辆抢修的列车，铁路修通一段，列车就往前开一段。抢修队员们不管刮风下雨，不管黑夜白天，那种顽强苦战的精神，那种“解放军打到哪里，铁路就修到哪里！”的英雄气概，使刚解放了的孙家养路工区工人们深受感动。

这时工务段领导上，向孙家养路工区的工人们发出了号召：立刻配合抢修大军抢修线路。于是，孙家养路工区的工人，跑到工区附近挖出了埋藏在地下的工具，积极地投入到抢修队伍的战斗行列里。

铁路，哪还象个铁路的样子，钢轨被蒋匪军扒去搭了碉堡，枕木当柴烧了，桥梁给破坏了，石碴被坦克压进泥土

里。路基上到处是累累彈坑，真是千瘡百孔啊！可是，铁路不修复行嗎？人身上的血液能停止循环嗎？不能！战争需要铁路，胜利需要铁路，向錦州、向沈阳挺进的解放大軍需要铁路！

孙家养路工区的工人們，受着搶修隊員劳动热情的感染，处处以他們为榜样，暗暗地向他們学习。担土垫路基，砍树做枕木；炸断的鋼軌拆下来换上，炸毁的桥墩用木材搭起便桥来。他們不分昼夜，不眠不休。布衫湿透了就干脆脫光膀子，餓了就勒勒褲带。他們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把綫路修通。只要火車开过去，蔣介石就甯想再回来，人民也就不再受国民党和“紅眼矇”（地主还乡团）的气了。

沒用两天的時間，綫路修通到彰武了。搶修列車紧跟着开到彰武，从車上下来一位首长，对那些搶修的工人鼓励道：

“同志們，在这段搶修任务当中，你們孙家工区的工人都表現了英勇頑强的革命斗志，希望你們以后維修好綫路。現在，錦州、沈阳还没有解放，还得繼續努力支援解放战争，支援前綫。錦州解放了，沈阳的国民党匪軍就呆不住了；沈阳解放了，全东北就解放了。但是，蔣介石不会让你们們消消停停維修綫路的，可能要派飞机来轰炸、扫射。所以，你們的工作还很艰苦，担子还不輕啊！”

听了首长的一席話，他們激动地拍着胸膛，发出誓言：

“請首长放心吧。列車能在别的工区的綫路上通过，在

我們孫家管內也絕不讓它耽誤半分鐘！為了解放全東北，為了解放全中國，千難萬難，我們打保票把綫路維修好。”

他們說到了，做到了。回到工區以後，組織全工區二十多人日夜維修綫路。飛機白天來轟炸，他們不得不停一會，等飛機飛去了，又拿起工具一窩蜂似的擁到綫路上。炸斷鋼軌馬上換上，炸出大坑立刻填滿。當他們看見從後方來的列車一列一列的從他們維修的綫路上駛過去，他們的心里說不出地高興。他們不知道這一趟趟的列車里裝的是什麼，但他們從蔣介石的飛機對這些列車濫肆轟炸、掃射的情況來看，就猜到這是重要的軍用列車。他們也時時從司機駕駛着列車，巧妙地躲避飛機掃射、勇敢沖鋒的行動里，受到極大的鼓舞。從當時老鐵路工人史雲普，埋藏鐵鎬，堅決不為國民黨匪軍搶修鐵路的英雄行為中；從3005次軍運列車克服重重困難，終於把彈藥運到前綫，對解放錦州起了很大作用的英雄事迹中，受到很大的教育。他們的信心更足了，責任心也更強了。

勝利的消息不斷傳來：錦州解放了！瀋陽解放了！全東北解放了！

大軍進關，南下；百萬雄師橫渡長江，直搗蔣介石的老窩。蔣家王朝的末日來到了。

在這時，為了表彰他們在搶修中的功績，上級發給他們一張獎狀。

戰爭結束了，窮人翻身了。人們干起活來再也不用躲避

国民党的飞机。然而，曾經在敌伪时期年久失修，近几年来又遭国民党匪帮百般破坏，已經接近瘫痪的綫路，仅仅維持“把車軚轉軚过去”就行嗎？国民經济即将进入恢复时期，难道就让火車走在这里顛簸搖晃，象老牛破車一样慢悠悠地通过嗎？显然不能！不能，又用什么办法提高綫路质量，改变不利的自然环境呢？摆在孙家养路工区工人面前的，不是十公里的铁路，而是十公里的困难！

孙家，这个地方原来叫“苏魯荒”。人們曾經唱着这样的歌謠，来描繪它的自然面貌：“苏魯荒，苏魯荒，风沙漫天刮，雨后水汪汪。”順着孙家养路工区管内这十公里綫路走去，你会看到綫路两旁那起伏的丘陵，連綿的沙阜。一年中三百多个工作日，要有一半的时间在风沙中过日子。春秋两季，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寒风，跨过兴安岭，越过内蒙草原，毫无阻挡地襲击到孙家养路工区来，霎时间，烟尘滾滾，黄沙漫天，卷起地上的沙石盖到綫路上，道床上，把干干净净的石碴淤滿了沙土，使綫路失去了彈性。夏天，这是风沙最少的季节，然而几場滂沱大雨，就把綫路泡起来了。在当时，也許还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危害来，一到冬天大地冰封、万里雪飄的时候，綫路就冻得一处低，一处高，坑坑洼洼布滿道床，严重地影响着行車安全！

唉，难哪！人們每天上道干活的时候，一瞅見这个“破烂摊”，勁就泄了一大半。再加上剛解放不久，有些人觉悟程度还低，人心不齐，勁使不到一起。有的人虽然在綫路上

干着活，心里却想着别的事。甚至干着干着活，扔下镐头就走了。

“喂，你干啥去呀？”有人问他。

“我去‘躲星’。算命先生说我这个时辰犯一颗灾星。”

“‘躲星’？都解放啦，翻身啦，你还迷信呀！”

人们试图劝阻他，说服他。可他象根本没听见。冲大伙嘻皮笑脸地招招手，没经工长准许就离开现场了。

这个时期，孙家养路工区是彰武工务段条件最差的一个工区。震动试验三百分就失格了，而他们达到了两万多分！

（当时是旧式的轨道检查车）工人们谁也不愿意到段里去领工具，因为发放工具的工人们看见他们就说讽刺话：“准是我这工具质量孬，要不你们的线路怎么老维修不好呢？”就是星期假日上彰武赶集的时候，他们也都绕过工务段的大门走。遇到段上的人，更是远远地就躲起来，不敢朝面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先进的工人们常常在一起议论：“人家别的工区都有共产党员了，咱们工区还是个空白点。也许，能来一个共产党员就好了。”

阴历六月间，正是炎热的三伏天。太阳火一样地照在线路上，晒得钢轨烫手，石碴烤人。

在大郑线北甘旗养路工区的线路上，养路工吴化民正戴着草帽，光着膀子，汗流浹背地清筛石碴。忽然听见背后有

人喊他：

“老吳，段長來電話，叫你到段上去一趟。”

“啥時候去？”吳化民問了一句，頭也沒抬，繼續彎着腰搖晃着鐵篩子裏的石礮。

“坐下午那趟客車。東西全帶去，還讓你帶着行李哩。”

“帶行李干啥？”吳化民心里嘀咕一句。他把篩好的一篩子石礮倒在道床上，回頭看看通知他的人，想問問段長找他是什么事。又一想，問那個干什么，想必是有事。再說，通知他的人也不見得摸底。他看看天還早，耽誤不了車，于是又低頭篩起來。

吳化民就是這樣的人，凡是涉及到他自己的事，從不多費心思。他覺着自己是個共產黨員，是參加組織的人，一切聽從組織的安排就對了。上級叫他一定有事，到時候領導上就會說的。叫帶行李准是有帶行李的任務，或者去出差，也或者去住勤。

可他偏偏沒有想到，上級給他的任務是那么重要。遠遠地超出他的想象。當他按時來到段長室，段長問了他一些北甘旗養路工區的情況后，突然把話轉到正題上來。

“老吳啊，你們聽說孫家的情況了吧？”

“知道一點，聽說幾次檢查都不合格，震動試驗達到兩萬多分；工友們到段里領工具都不願意來。……”

“不光綫路質量不好，人員思想也混亂。是咱們段上最薄弱的——個工區呀。”段長心情沉重地說：“當然，從客觀

上讲，孙家的綫路条件也最差，坡度大，战争时期破坏得厉害。冻害也比别的工区严重，十公里綫路，就有八公里半是冻害地段。”

吳化民同情地說：“应该加强那里的工作。”

“对！”段长的情绪开朗了：“老吳啊，段里已經研究决定了，派你到孙家当工长！”

“我？”

吳化民惊愕地張大了眼睛，凝視着段长，眼眶里滚动着激动的泪水。在这一刹那間，他的思想里涌出了复杂的感情。一个七岁就給地主放猪，十三岁給地主当长工，放了六年猪，当了十三年长工的人；一个在旧社会三輩受压迫和剝削的养路工人，在新社会里，党派他当一个工区的工长，这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事！說实在的，自从吳化民入了党，知道了誰是剝削阶级，誰是无产阶级，懂得了无产阶级先鋒队的历史使命以后，他也就懂得了当个养路工也是搞革命的道理，从此他的身上就增加了无穷的力量。处处听党的話，埋头苦干，积极带动群众把綫路維修好。可現在，党又把更重的担子放在他肩上了，他的心情怎么能够不激动呢！然而他也有些打怵，担心完不成党的重托。于是嘴唇顫动着說：

“段长，別看我四十多岁了，叫我干什么活都不怕。可这当一个工区的领导，一沒文化，二沒經驗，三沒办法。怕不行啊。”

“领导一个工区是不简单哪。可是，这副重担子共产党

員不担，叫誰担呢？”

段长稍稍停了一会又說：“是有困难，現在孙家养路工区的工作不好做，那里一个共产党员也沒有。可是也有一个好条件，那里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在旧社会受苦的人。他們是我們的基本群众。你是党派去的第一个党员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党在那里的影响！沒文化、沒經驗、沒办法都不要紧。关键問題是要依靠党，依靠群众。不怕有落后的群众，只怕沒有好领导。你要記住毛主席的話，他說：‘我們共产党人好比种子，人民好比土地。我們到了一个地方，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来，在人民中間生根、开花。’只要你和大家一起认真劳动，同群众打成一片，把党的优良傳統和作风带去，群众就能拥护你，工作就能打开局面。”

“依靠党，依靠群众，把党的优良傳統和作风带去……”

党的嘱托、希望和教导，給了吳化民很大的启示和鼓舞。当他第二天清早，背起小行李卷，走出工务段的大門，順着铁道一直往孙家工区走的时候，心里不住地琢磨着段长向他讲的毛主席那几句话。他暗暗地下定决心，决不辜負党的信任：“是呀，一顆紅色的种子，种在哪里就要在哪里生根、发芽、长大、开花、結果！”

心里高兴，走道就快。二十多里地的路程，两个小时就走到了。他走进工区屋里一看，屋里只有一个人看家，他听說工人都到北边大弯道上干活去了，撂下行李，卷了一支



烟，連腿都沒歇，就直奔大弯道而去。

吳化民走到工作現場，工人們正在頂着毒辣辣的日頭干活，起道的起道，篩石碴的篩石碴，搗固的搗固。看到這種火熱的場面，這個養成了勞動習慣的人，不容分說，抄起一個鐵篩子就篩起石碴來。以至好長時間人們都沒有發現他。清篩出來的石碴在吳化民的身旁越堆越高了，這時才引起了人們的注意。有人過來問他：

“同志，你是從哪來的呀？”

“彰武。”

“到哪去呀？”

“就到這兒。”

“哎呀，對不起。我們這兒不雇臨時工。”

“我是調到你們工區來的，我叫吳化民。”